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六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物二

睨睨絲蠻

詩凱風云睨睨黃鳥毛傳睨睨好兒鄭箋睨睨以興顏色此與下文載好其音原非一意而朱子改爲清和圓轉之意絲蠻云絲蠻黃鳥毛傳絲蠻小鳥兒而朱子改爲鳥聲與大學注同祇因黃鳥一物以音著美遂率意揣測取古訓盡改之恐太專輒

鶴壽案說文云睨目出兒改工記云深其爪出

其目是睨字之義也。韓詩云：簡簡黃鳥，則毛詩或本作
睨。睨與睨字說文所無，而于毛詩則三見。凱風既訓爲
好兒矣。杜云：有睨其實傳云：實兒大東云：睨彼牽牛
傳云：明星兒蓋皆以兒言，而不以聲言也。但古本睨皆
作睨。據杜釋文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則知。杜古
本作有睨其實也。據廣韻云：睨，明星也。睨，大目也。則知
大東古本作睨，彼牽牛也。然則凱風古本亦必作睨。睨
黃鳥可知矣。今本作睨者，或因上文睨字從目，邊則下
文睨字疑亦當從目，邊或見睨字說文訓目出兒，睨字
廣韻復訓大目也。以類相連，故從而改之。與睨字又有
從日者，則更謬。漢廬江郡睨縣，俗本地理志郡國志俱
從日作睨。通典則作睨。集韻類篇皆云：睨地名在舒。

鷓鴣

詩毛傳：鷓鴣，鷓鴣也。此釋鳥文。彼舍人注云：鷓鴣一名
鷓鴣。揚雄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鷓鴣。自關而西，謂
之桑飛。或謂之鷓雀。陸璣詩疏：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

共如錐取茅秀爲窠以麻紮之如刺韞然縣著樹枝或
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
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韞雀
或曰巧女觀此諸說鷓鴣乃小鳥之善爲巢者故周公
託以爲言此鳥名鷓鴣與單名鷓單名鴣者皆非一類
釋鳥于鷓鴣之下繼以茅鷓怪鷓梟鷓茅鷓似鷹而白
怪鷓卽鷓鴣梟鷓卽土梟郭璞因鷓鴣與此三種其文
相連其名偶近注云鷓類其實則非類故邢昺于彼疏
辨之云鷓鴣鷓鴣先儒皆以爲今之巧婦郭云鷓類又
注方言云鷓鴣鷓屬則非小雀矣與先儒異也此疏頗

能正郭之失小誌云擊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云桃蟲
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鷓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
鷓惡聲之鳥釋鳥云桃蟲鷓郭璞云桃雀也俗名巧婦
陸璣疏云今鷓鷓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鷓題
肩是鷹乃鷓類此鳥所化故箋云鷓之所爲鳥題肩也
此鳥本非鷓箋或曰鷓云云聊附異聞鄭本不以此爲
正解至鷓鷓鷓鷓則與此更無涉祇因此鳥與鷓鷓皆
別名巧婦詩疏遂妄牽方言柔飛韞雀等文此穎達之
誤也若朱子詩傳云鷓鷓鷓鷓惡鳥攫鳥子而食蔡沈
遂云鷓鷓惡鳥以其破巢毀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

室此則其謬不可勝言矣。鶴鷗卽單名鴉者。墓門云有鴉萃止泮水云。翻彼飛鴉傳箋皆云惡聲之鳥。不云惡鳥。陸璣云鴉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此。二詩所詠皆取聲惡非性惡卽釋鳥所謂怪鴉者惟梟鴟一名土梟者乃食母之鳥此爲最惡。又別爲一類然則鴉與土梟已自不同。故羅願爾雅翼亦以鳩鵬爲二。至于破巢毀卵攫鳥子而食之惡鳥加之。桃蟲所化之鷹鷂及食母之土梟皆可也。若以目怪鴉已覺誣矣。今鳩鴉則不過小鳥之善爲巢者既非性惡并非聲惡乃橫題以惡鳥之名強坐以破巢毀卵之

罪得毋寃甚本詩篇首重言鷓鴣箋云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寧之也此詩人語而朱子蔡沈通以爲鳥言既
取我子以下本代鷓鴣言而朱蔡反以爲他鳥斥鷃鴉
之惡其擅更訓詁文義違反至此鷓鴣奇幸鷓鴣是一種
既分擇之陸璣又分疏之本兩不相涉鷓鴣有宰鷓鴣飛工爵過麻女匠機爵巧婦巧女諸名荀子勸學篇南
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
風至若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此段與
陸璣取茅莠爲巢說相似則鷓鴣一名蒙鷓鴣鴉雖有
十名而非桃蟲也桃蟲即桃雀一名鷓亦曰鷓鴣又作
鷓鴣其鳴名艾而非鷓鴣也自郭璞注爾雅云桃蟲俗
名巧婦注方言云桑飛即鷓鴣也今亦名爲巧婦于是
廣雅云鷓鴣字鳩果贏桑飛女鷓工雀也遂并二種爲
一種矣又詩周頌疏云箋言鷓鴣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
鷓鴣皆惡聲之鳥案月令季冬征鳥屬注云征鳥題肩齊
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鷓不類

鶴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阮氏
毛詩注疏按勸記云鴉當作鴉鴉與鷹一類詩箋與月
令注正同蓋有鴉誤爲鴉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
之鳥五字耳今案朱子以鴉鴉爲鴉鴉其誤蓋亦因此
但鴉鴉單名鴉又名鴉鴉周禮若族氏注
云天鳥鴉鴉廣雅云肥鴉鴉鴉怪鴉也

騶虞

詩騶虞毛傳以爲義獸疏引鄭志答張逸問傳云白虎
黑文禮記射義云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
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歐陽修詩本義以

騶虞爲掌苑園之官如水虞澤虞之類以此解官備鑿

空妄譚也

鶴壽案六韜言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得騶
虞以獻紂尚書大傳言散宜生之於陵氏取

怪獸尾倍其身名之曰虞山海經作騶吾此卽毛傳所
本也然魯詩云梁騶古天子園名賈誼新書云騶者文

王國名虞者園之司獸則不作獸名解歐陽氏據此以爲國君順時政干騶園其虞官乃翼騶五田豕以侍射君有仁心惟一發而已陳氏又據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之文以爲虞官之明證嚴氏又據月令季秋田獵命僕及七騶成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馬孟子招虞人以旌之文以騶爲騶御虞爲虞人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今案賈誼以騶爲園名本于魯詩以虞爲官名當即本于國語之水虞周官之澤虞歐陽氏因之並非鑿空無據惟嚴華谷謂騶卽騶御似與新書不合然亦不爲無本

古無騎馬事

古無騎馬之事周易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牛馬皆以駕車不以騎也詩絲篇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無知者輒疑古公跨馬而行豈知三代以上馬只用以駕車所謂走馬仍指駕車若論語赤之適

齊也乘肥馬孟之反策其馬時文家俱說成騎字如趙

熊詔

康熙己丑進士
第一八及第

孟子好馳馬試劔題文純作騎馬

解若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駝曳兵而走及百步五十步云云
分明是指步卒黃陶菴先生棄甲三句題文韌絕不能
收馬逸不能止騶絰不能前等語忽而說成車戰忽而
說成騎兵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有騎兵見戰國策
說文馬部騎字注跨馬也駕字注馬在軛中古但有馬
在軛中而已成二年春秋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卻克及
齊侯戰于鞏說文革部鞏字注馬鞍具也古恐無馬鞍

具此字只當作安疑後人改惟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
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欲與公俱輕歸釋文乘騎
也正義古馬駕車不單騎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
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禮記漢世書經
典無騎字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
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竊謂左師展因昭公伐季平
子被逐欲與公乘馬而歸似是騎但孟子尚無騎事何
得昭公已有古乘字只是駕車以行杜預劉炫皆當抹
撥蘇秦所謂騎萬匹者則趙時恐已有騎鶴壽案陸農
師謂黃帝以
車戰豈尤以騎戰其說未可信王伯厚謂古者戰陳士
卒必與車乘相麗雖升陲入隧山湖稠阻非車所能用

其必籍卒以濟而未嘗不屬于車乘武王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別有虎賁
之士也乃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
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
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概區裁已是虛譚易戰一車
當步卒八十八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
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
步騎相當得數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驟騎之所
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
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管子稱騎寇始服專指北
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朝始
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
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
旁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袁陳拐子馬事非古法也司馬
法孫子無騎戰吳起爲魏武侯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
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有騎戰錄秦說
六國于燕言騎六千匹于趙楚言騎萬匹于魏言騎五
千匹張儀說韓言秦騎萬匹趙變胡服招騎射此皆戰
國用騎戰之證今六韜言騎戰決非太公所作今案吳
起在孟子前則孟子時已有騎戰矣周禮大司馬帥師

執提鄭司農曰馬上數賈公彥曰先鄭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况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然周初雖無之而春秋時已有之故齊魯相遇以鞞爲几韓非子云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于晉則魯昭公以前早已有騎卒矣左師展將以公乘馬劉炫以爲單騎不爲無據

城門之軌

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趙岐但云先代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前千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此章本難解依趙注說已足廢趙注而用豐氏云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軌車皆由之故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

力豐添出城中之涂一層將日久二字勉強嵌入試思
城門與城中竝起一時安得將日久單砌在城門上邪
此章原不必說到城中朱子之從豐非也鷓鴣寨城門
之軌明是對
經涂環涂野涂之軌言之雖竝起一時而聚行一
處與散行各處自然不同先生所駁殊不可解

婁豬

定十四年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緘杜注婁豬求
子豬以喻南子艾緘喻宋朝艾老也釋文云緘杜豕史
記秦本紀會稽刻石曰夫爲寄緘殺之無罪婁豬蓋求
杜者杜云求子非此節疏已有疑但疏家之體不便駁
注故爲隱躍之詞

龜四體

禮記中庸動乎四體鄭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上文禎祥妖孽著龜皆至誠之依此而得前知者筮短龜長古者龜重于著故抽出言之而鄭注于此上先云可以前知者天不欺至誠也其文義顯然朱子忽改古義而以爲人之四體云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而又云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愚謂朱子生平只將己心懸空揣摩被他摸著一箇理疾忙一把擒住或稱爲天理或稱爲義理橫放在胸中憑天下千事萬事來總把此一箇理應付去卻又

不肯單靠己心靠同代之前輩四五人證明即將此去
讀天下書皆執此理去剖斷今此禎祥妖孽著龜何關
理事皆吉凶之兆託物以著者豈如高卑俯仰于理上
有一定準則我可以自己作主者乎自朱子勅此辭人
共嘆其精確讀至鄭注非駭爲怪則嗤而笑豈知龜法
久亾而四體之占尚具詳周禮春官太卜說不可誣也
龜壽案天下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在其中木之有文也
是其理也卽以龜言之其吉凶之見于四體者無非理
也無理則吉凶亦不見矣先生謂禎祥妖孽
孽著龜何關理事分事物與理爲二恐非

鞠

鞠字相似者有三見說文艸部一鞠二鞠三鞠鞠字注

大菊蘧麥从艸菊聲此非九月黃華甚明而俗謬以當之蓋因同一居六切又貪文省故移而用之至鞠字注則云日精也似秋華从艸鞠省聲鞠字注則云治牆也从艸鞠聲三字皆居六切大徐皆無發明小徐于菊字亦無說于鞠字則云案本草鞠卽九月黃華者一名女精一名女芻于鞠字則云案本草菊有十名不言治牆爾雅注卽今之秋華此二條甚妙蓋秋華是鞠之別名鞠鞠二者相似而實不同小徐兩言本艸皆隨俗作草至菊有十名云云亦隨俗以菊爲鞠不復辨但玩其說則鞠的係九月黃華陶潛所詠無疑此華中極佳之品

且可入藥供服餌無如舉世皆譌爲菊難以改更要之
其本爲鞠省則學者不可不知至于蘧麥秋華旣非佳
品又非人間要用略之可耳月令季秋鞠有黃華釋文
鞠本又作菊九六反此的係陶潛所詠季春薦鞠衣于
先帝注爲將蠶求福祥鞠衣黃桑之服釋文鞠居六反
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鞠塵疏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
始生菊者艸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
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玩
此文兩處皆當作鞠乃皆譌爲鞠而釋文又隨俗作菊
小學穀舛經典文字皆爲後人所亂矣

鶴壽案其字从
艸下菊者蘧麥

也其字以艸下菊加幸窮者華名也其字以艸下菊加
革窮者草名也三者截然不同爾雅云大菊遠麥本草
云翟麥一名巨句麥名醫別錄謂之大蘭陶宏景注云
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可愛子頗似麥故
名翟麥廣雅謂之紫萸一名麥句薑今俗名洛陽花說
文繫傳云其小而花色深者謂之石竹北非九月之華
也說文云菊日精也以秋華俗本誤作似秋花本草菊
花一名節花一名日精陶宏景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
紫氣香而味甘可作羹食一種青莖而大葉作蒿艾氣
味不堪食者名萸夏小正云菊有黃華周書時訓解云菊無
樹麥時之急也月令云菊有黃華周書時訓解云菊無
黃華土不稼猶誰駮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皆假借字依
說文當作鞠此正九月之華也爾雅云鞠治牆打注誤
以鞠菊爲古今字故云今之秋華菊然本草及名醫別
錄秋華有九名而無治牆丁度云治牆草名則非九月
之華明矣先生誤據俗本說文于鞠字下作似秋華而
于鞠字下依小徐引爾雅注即今之秋華雖明知其爲
二種而仍以爲相去不甚遠豈知鞠是草名並非華名
說文注解甚明不
得郭注亂之

唐棣

歐陽氏詩本義云刪詩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案唐棣常棣非一物宋景文云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于兄弟用之歐公之論明係杜撰常棣爾雅所謂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爾雅所謂移也似白楊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此常棣也何彼穠兮唐棣之華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唐棣也

綠竹

詩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傳云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疏引釋艸云茱萸王芻舍人曰茱萸一名王芻某氏曰茱萸鹿蓐也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陸璣曰綠竹一艸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有生此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疏專黜陸說其實李巡亦謬釋文云綠爾雅作茱萸韓詩作薄云篇筑也郭璞云茱萸今呼白腳莎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說文茱萸字注王芻也从艸朱聲詩曰茱萸猗猗薄字注水篇筑从艸从芻

水毒聲讀若督朱子集傳改云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

猶然淇園之竹是也攷漢溝洫志武帝自臨寘決河下

淇園之竹以爲楗朱子慣用己意改古義但訓詁當依

爾雅況許慎據毛氏古文可不信乎鶴壽案綠與竹自是二草本草引綠

炎口萊葍草也今呼爲鴨脚沙郭璞注爾雅本此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萊終朝采綠王逸注辨騷引作萊離騷

云資萊苑以盈室兮資蒺藜也苑容苑也萊王芻也謝朓詩云霜剪江南萊此與冬生之竹無涉竹韓魯詩皆

作薄苴善注西京賦引韓詩作綠葍如蕢毛詩作竹假借字耳本草陶宏景注云蒹蓄處處有之布地而生節

閉白華葉細緣人呼爲蒹竹煮汁飲小兒療蛇蟲又謂之蒹薄離搔解蒹薄與雜采今洪興祖補注引本草呼

爲蒹竹是也此亦與冬生之竹無涉王芻與蒹蓄滿地叢生有如茵褥故詩又云綠竹如蕢若是冬生之竹則

爾雅安得云

淮南子兵略訓云括淇衛箇籥高誘注云括箭括也淇
衛箇籥箭之所出也梁書沈約傳郊居賦云其竹則東
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于淇水豈分根于樂池淇上
之有竹其證甚多究不可以此易爾雅詁訓鶴壽柴淇
水之旁亦
有冬生之竹詩稱籥籥竹竿以釣于淇卽是證佐何必
求證于淮南子沈約賦但不可以釋淇與之綠竹耳

護草

詩伯兮焉得護草言樹之背嚴粲詩緝曰孔氏以護訓
爲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護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護
本又作萱說文作憲皆从艸則爲艸名無疑案嚴所詮
甚當萱是艸本非木本朱子集傳乃云護草合歡不知

合歡是高大之樹非萱州比集傳誤合而一之崔豹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風來輒解了不相牽綴樹之家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故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其爲兩物明甚于京寓堂前有兩樹高二三丈花時甚盛東坡送程建用詩空餘南陔意太息北堂冷趙次公注云北堂冷則念其母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北說者謂諼卽今萱草可以忘憂也北音背言北堂也故今謂母爲萱堂又爲北堂案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房半以北爲北堂昌黎示兒詩主婦治北堂北堂婦人

所居故遂以指母要之此語沿誤自宋已然故戴埴鼠

璞嘗辨之

鶴壽案爾雅釋文引詩焉得萋草并引毛傳云萋草令人善忘阮氏毛詩注疏按勘記云

傳本作善忘故箋釋之曰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若傳已作忘憂則何煩更箋乎今本誤也萋草卽鹿葱也其花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故名宜男李如圭儀禮釋官云後楮以北爲室與房室在中間房在左右婦人居于北堂而後草樹于北堂之北疏云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也

菊

新唐書柳玘傳玘常述家訓戒子孫曰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遠客不二羹飯夕食菡菊瓠而已案說文艸部但有蘆菴似蕪菁無菊字爾雅釋艸第十三葵蘆菴郭注温菘也菴宜爲菴蘆菴蕪菁屬紫

花大根邗疏蘆蕨今謂之蘿蔔是也此字韻書不收而
本艸綱目李時珍曰菘乃菜名萊蕪乃根名上古謂之
蘆蕪中古轉爲萊蕪後世譌爲蘿蔔觀新唐書乃知後
世不經見之俗字皆始于唐鶴壽菜陸法言唐韻于蕪
字下注云蘆蕪也魯人名
菘連秦人名蘿蔔則知俗字始于唐人也周彥倫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菘爲蕪菁之屬蕪菁卽大芥也一名
葍一名須一名蕪一名蔓菁一名葍菘與菘爲一類而
與蘆蕪絕不相類李時珍分別言之勝于郭說多矣

王瓜非黃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王瓜草挈也今月令
云王萑生夏小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疏云王瓜草挈
者本草文攷大戴禮夏小正四月云王萑秀逸周書時

訓解立夏之日螻蛄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而呂氏春秋孟夏之月王善生高誘注云善或作瓜瓠瓠也是月乃生若淮南子時則訓孟夏王瓜生高誘注云王瓜本草作葭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然則高誘一人之注決不自相違葭契卽草挈之異文鄭注確矣呂氏春秋因文異故亦異解淮南子注是也而道藏本乃云栝樓謬矣以淮南注繹之似今之南瓜今菜蔬中有黃瓜者花黃色青而長亦以孟夏熟按吳梅村詩詠此物而目爲王瓜定是未看注疏鶴壽菜王瓜是草名非瓜名鄭注所謂草挈卽葭契也一作葭契一作葭莫玉篇云葭草名博雅云葭挈狗脊也本草云葭莫猶葭結也葭結短

也莖蔓堅強短小故名呂氏春秋王善生畢氏校正本
作王善生據月令注云今本月命作王善生古字善與
資通用郭璞注穆天子傳云賁今善字則知古本月命
作王善生也高誘以爲私孰私孰乃是土瓜竝非狗脊
先生既主草挈之說乃又云似今之南瓜則仍舊是瓜
名非草名仍舊從呂氏春秋之注而不從淮南子之注
此由未知王瓜是何物故惑突耳

蒲盧

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
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于百姓蓋蒲盧之于桑蟲
然朱子從沈括說謂蒲盧卽蒲葦蓋從上文地道敏樹
向生意然說文艸部蘆字注蘆葍也似蕪菁則以葍葍

爲蘆似古無此語豈可更借蘆作盧而傳會以爲艸之
易生者乎此章亦見家語王肅彼注與鄭同螺贏詳毛
詩小雅小宛爾雅釋蟲注疏及釋文皆與中庸注同列
子天瑞篇張湛注引司馬彪莊子注亦云穉蜂細腰者
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朶蒲
盧郭璞注同楊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文苑英華載唐無名氏蒲盧
賦以教彼他蟲變成時類爲韻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
盧而可見茲么膺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韓昌黎孟東
野夫子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韓偓詩案頭筠管

長蒲盧 彭冰亭客揮犀云螺贏之類有三街泥巢千室
壁者曰螺贏穴地為窠者曰螺瑜巢于書卷筆

管中者為蒲盧名既
不同形狀大小亦異惟天祐三年于兢王審知德政碑

蒲盧泣政草樹逢春似作蒲葦解

武術編卷六十二終

蛾術編卷六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制一

禹濬畎澮距川

尚書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鄭注畎澮田閒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王云九川者九州之川也傳云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案田閒水道有畎遂溝洫澮若散文則

通得名溝畎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周禮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凡治野云云攷工記匠人爲溝洫云云愚謂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無井田之制何以知之帝王世紀云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有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有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一十萬頃若禹治水之時早已制爲井田則當以井計之而不必以頃計之矣詩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南山者終南山也此不過謂終南之旁其地皆由禹平水土故得疆理而耕種之

非謂禹所經畫如周禮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也甸之言定禹合九州之田皆定其高下
而詩獨舉南山者周都豈鎬終南在其南就輔近言之
耳論語稱禹盡力乎溝洫夫有田則必有溝洫以通水
疏淪既施水有所歸禹卽使民各治其田開之水道以
便蓄泄此不過隨其田之多寡爲之非必如周禮之夫
閉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孟子云夏后
氏五十而貢若使禹時已有井田則一井九區胡弗每
人各授以一區而僅授以半區使十六家共一井乎然
則井田始于何時曰始于夏之末造周之先世公劉遷
豳儀田爲糧此則分田畫井之法始其後周有天下遂爲
一代理程故周禮言井田之法溝洫之法甚備而孟子
亦云周人百畝而徹然亦不能徧天下而行之惟關中
衍沃之地畫井最多直至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制始
止其餘列國則或疆以周索或疆以戎索各因其地勢
之所宜在周人固未嘗盡天下而井之也乃唐人如杜
君卿并謂井田之制始于黃
帝吾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九州田分九等

禹貢九州田分九等冀州田中中兗州田中下青州田上下徐州田上中揚州田下下荊州田下中豫州田中上梁州田下上雍州田上上鄭注田著高下之等者爲水害備也案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爲水害設備地形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明高爲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爲下荊在揚西高一等梁在荊西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沅州爲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禹導河經冀豫閒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沅閒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沅尤下于冀

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也
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之多寡自可見
王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
田猶可自持其說若偽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
肥難言上上下下者不必瘠豈爲下下乎乃擬爲人功修
人功少之說卽如其說揚州田瘠薄而賦重自禹卽然
人功修矣然地力淺瘠人力究不能勝故禹貢第其賦
僅加于田二等此聖人立法之平也唐宋以來江浙號
財賦藪田仍下下而賦已倍于上上矣

鶴壽案古揚州之田下下今揚

州之賦上上自唐肅宗之世轉稻東吳至宋元明漕運
大半取給于江南偽孔傳所謂田下賦上而人功修也

江浙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稻禾中年之入概
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平之則以無爲水田者
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昔時關中
鄆下之渠蜀郡之江荆之芍坡揚之七門三堰本廢田
也而畝收數鍾民賴以饒得水之茂也西北土性高燥
宜麥宜梁低平之田卽爲下產以其非梁麥所宜而雨
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使爲守令者能分年規地仿溝
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
水四注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溝洫之作以民田與
民利不必起徒役招流亡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
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必有法者矣天下有水之處
皆可爲田故浙閩江淮間岡嶺之上有泉源可灌者爲
山田江湖之旁有淤泥可圍者爲圩田若于西北低平
之田量爲溝洫豈若山田圩田之難哉通其變使民不
倦其在乎古求代田區田之法其在于今用水車水盤
之制合乎地勢信乎民情未子以經界爲五十年之利
不信然哉

周溝洫之制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聞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
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
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
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
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疏此雖溝洫法
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
故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方三十三里少

半里者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云九而方一同者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澮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畝圖之至九澮而川周其外者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溝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

注川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

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箋周禮曰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云箋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遂人文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閒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

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匠人文此一川之閒有萬夫故爲

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
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
正足相充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
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
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
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畝圖之則
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
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鄭鄙
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

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于川有路之下云以達于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官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鄴長每鄴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鄴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文徑畛塗道路所容于匠人差約而爲之言以南晦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

以夫閒有遂則兩夫俱南晦于畔上有遂故遂縱也其
遂既縱則必注于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
畔其閒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
也縱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
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閒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
澮其四畔則川周之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又云萬夫
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
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
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市之也案詩但言私田
不言公田則知此中無井田法陳祥道據此以駁鄭氏

非也。鶴壽案康成謂溝洫之法用于鄉遂井田之法用
地遇有可井者亦得以溝洫之法行之。溝洫與井田皆活法
不可井者亦得以溝洫之法行之。溝洫與井田皆活法
也。故康成于遂人注仍引用匠人丈薛氏謂遂人百夫
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閭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
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閭有澮則九千夫之地
其不同何也。成閭有澮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
其閭有澮也。同閭有澮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
其閭有澮也。遂人溝洫入澮洫入澮洫入澮洫入澮洫入澮
之法實公行于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
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今案溝洫之制載于經者畫
方如棋局若用于鄉遂都鄙則必隨其地勢之曲折綜
其成數計之。百夫有澮大約九百夫之地爲澮者當有
八爲澮者當有一千夫有澮大約九百夫之地爲澮者
當有八爲澮者當有一千夫有澮大約九百夫之地爲澮者
當有七十二爲澮者當有一千夫有澮大約九百夫之地爲澮者
或多或寡亦無一定之數可井者則井田之不可井者
則溝洫之而已矣。至鄭注一依經
文爲說不得不盡方如棋局也。

周井田之制

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賈疏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司徒立其界匠人爲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經爲井田之法故知謂造

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

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
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
稅緣邊十里，治澮賈疏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
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
者，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
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
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
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
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
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

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爲自然川也

朱子語類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

五家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案朱子

注孟子以都鄙用井田鄉遂用溝洫截然不同此說與

鄭合詳後

鶴詩案東成謂鄉遂制溝洫都鄙制井田其所據者遂人匠人之異文今案遂人所謂十

夫者千畝之地數非人數也謂千畝之地中畫一井而外爲水道之溝陸道之畛也百夫者萬畝之地數非人數也謂萬畝之地中畫十井橫列溝畛而外爲水道之洫陸道之涂也千夫者十萬畝之地數萬夫者百萬畝之地數非人數也謂十萬畝之地中畫百井縱列洫涂而外爲水道之澮陸道之道也百萬畝之地中畫千井橫列澮道而外爲水道之川陸道之路也計其田則大約百萬畝任其地則實爲八千家也匠人所謂九夫爲井九百畝之地也井間之水道爲溝溝上亦必有畛而不計之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九萬畝之地也成間之水道爲澮即十通所列之九洫澮上亦必有涂而不計之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九百萬畝之地也同間之水道爲

澮卽十終所列之九澮澮上亦必有道而不計之匠人
計一井實耕之地故以九百畝爲數遂人計通井內外
之地故率以千畝爲數此田數之相通者也遂人所治
者九溝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
一川包萬夫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
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
之此溝澮之相通者也遠人與匠人既無二法則鄉遂
與都鄙亦豈有殊制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者三代制田
畝之通義也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者萬世制溝澮
之成法也非土之宜雖暴君不能強其國人非地之執
雖國工無所施其沒道而土宜地執者隨處變易卽一
鄉一邑不能必其齊同也謂山林麓者爲井田衍沃
平易者不爲井田是反其土宜非物土宜也謂平原曠
野者不爲井田山谷溪澗者爲井田是逆其地執非因
地執也若謂不問山谷陵平衍鄉遂必不爲井田都鄙必
爲井田則所謂法者直無法也若謂鄉遂必有井田以
地近易察得已而不爲井田則所謂法之善者乃正以
察不得已而乃爲井田則所謂法之善者乃正以爲不
善也反其說而究之卽謂鄉遂必山陵故不井田都鄙
必平衍故井田非通論也吾未聞建國之盡在山陵也

而況謂鄉遂必平行乎更反其說而究之即謂鄉遂必平行故井田都鄙必山陵故不井田亦非通論也吾未見都鄙之俱為山陵也而況謂都鄙必山陵山陵獨井田乎且設于大伍大陸之地而置一國其鄉遂皆平行也將仍為易察而不井田乎又設于終南太行之麓而置一國其都鄙皆山陵也將仍為難察而必井田乎有十里之地執土宜有百里之地執土宜有千里之地執土宜山陵平行不能以十里定百里亦不能以百里定千里也

有安邑之地執土宜山陵平行治冀者不能地執土宜有鎬京之地執土宜山陵平行治冀者不能移之豫治豫者不能移之雍也泥于鄉遂用溝洫都鄙用井田之說是舉一而廢百非先王之所謂溝洫也非先王之所謂井田也

三等授田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遂人上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鄭注廬城邑之居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廬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

也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授此田也案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卽一易之地地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卽再易之地惟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較六鄉獨多耳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案蔡德晉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于邦國都鄙皆一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與康成合但鄭謂是邦國蔡通畿內都鄙一概同之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蓋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

而當一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吐鄭注變民言吐異外內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

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鶴壽案大司馬稱上地食者參之二既謂之上地則歲歲

耕之當無不食者矣而何以言食者參之二惠半農謂六遂上地夫一廛田百畷又加萊五十畷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二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也然則天下不易之田亦甚少矣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凡耕之法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易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境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非周官之易田也人勞多瘠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所謂休者非

棄置之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
冬耜而剗其根則有雜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
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甲土土各異物物各
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
水舍水瀉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
以作其地休一歲二歲然後種之則土肥美其收數倍
孟子所謂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
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田者先王于授田
之時寓開墾之術周之易田卽秦晉之爰田歲代其處
而已然代其處而無休之之法則地力盡矣恐非先王
授田之意也古之耕者低爲明高爲隴一晦三明三隴
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隴附根及苗壯或隴盡明平能
風與旱足爲深耕後世耕淺有風及早則立槁矣明一
名區汎勝之書分爲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開相去
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開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開相
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
故曰上田棄晦下田棄明言上田明多下田明少也然
惟六鄉地狹乃有不易之地則天下不易之田亦甚少
矣

稅法輕重之制

地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鄭注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征稅也國
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
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鶴壽案賈公彥謂園即場園任
園地廛即廛里任園中之地漆林之稅特重以自然而
生非人力所作也今案園廛所產甚微故二十而稅其
一漆林所出獨饒故二十而稅其五其餘則十一之征
天下所同近郊三甸先儒以爲莽歆所竄耳先生據此
以爲國稅輕近重
遠之益恐未可信

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案康成以遂

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
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
田之異則賈疏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
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
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
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
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
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
入川略舉其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
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閒有

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
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
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
宜爲自然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
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
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概
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異
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
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若授之田
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

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據陸佃陳傅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彤祿田攷亦用鄭樵陸佃之說朱子則曰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別見于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于孟子自當以康成

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興耒鄭大夫讀耒爲藉杜子春讀耒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證遂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鄭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賈疏鄉遂之內旣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夫三爲屋是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之法亦八家耒一夫稅入于上相保任以出穀者也旅師掌聚野之耒粟鄭注野謂

遠郊耬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賈疏
此野謂六遂鄉遂公邑三處皆爲溝洫三等采地乃爲
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爲井田與例違者鄉遂中雖爲溝
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蓋卽指三三相任非九
而稅一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匠人疏鄉遂爲溝洫法而
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爲井田故云鄉田
同井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不得取以難鄭惟噫
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仍引遂
人釋之似屬可疑然言私不言公則知此中只有私田
也是亦無可疑矣但從鄭說則鄉遂公邑溝洫稠多其

治溝洫不出賦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注無此法則鄉遂出賦之夫亦皆不能定况六鄉家二人半六遂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其羨卒無考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予嘗反覆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既而檢春秋正義鄉遂不出車甲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于稅之輕近重遠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

出車一條別見于後令取稅之輕重附論如左

鶴壽案溝洫與

井田本活法也用助法之處有九百畝固畫為一井矣用貢法之處有九百畝亦可以當一井故鄭謂三三相任是以井田之法而施之于溝洫之地也總之周禮所載成同諸制不過紀其成數以為出車簡徒之用其在

田野不必如此正方惟其為治法故隨處可用之耳旅
師有勸粟又有屋粟閉粟屋三為井以井計曰勸粟井
以勸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為屋以屋計曰屋粟夫以屋
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為廬以廬計曰閉粟廬以聞名一
夫之粟也一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貢者三三相保小
司徒致夫屋以此致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旅師平
與積亦以此斂而聚之頌之者也曾語藉田以力
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
老幼籍謂勸夫
謂屋里謂廬也

近人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于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勛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勛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勛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疏云畿內用貢法云云者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且夕從民事或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則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使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云云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尚取民之所自治若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穎達曰鄭云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地少郊外地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此條疏通鄭意最善案詩倬彼田田歲取十千箋以十千爲萬畝而解

之云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正義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之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于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則公田不稅夫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旣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

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
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
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
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
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
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
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微
爲通外內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
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

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咸以爲然理不可通何則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處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于諸儒是失鄭旨矣穎達此疏于天子諸侯皆異外內之

事解釋最爲明晰二法不同者豈非畿內之賦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與鶴壽案康成謂周制畿內用夏之所用者止有貢法竝無助法而孟子又謂之徹法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殷制八家同井皆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并以公田授民而于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按歲以爲常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也周禮言九夫爲井而不言八家同井此卽徹異于助之明證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可知此明其制之異也言雖周亦助則助豐凶相通而徹亦豐凶相通可知此明其意之同也若徹原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則與助何異哉然則徹無公田詩何以言兩我公田曰殷人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人九夫爲井公田卽在私田中夏小正曰三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于貢獨不可施于徹乎

或曰稅有重輕是固然矣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氏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周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近人疏亦用趙氏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穎達之徒申之謂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什一乎字書訓徹爲通正兼二法爲什一之義不當以爲徹取龍子言莫不善于貢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安得謂貢助皆什一而稅一邪朱子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

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
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
私田此條得之又謂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
用助法八家同井此條亦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五十
畝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爲貢如此則與助通率爲十
九分而取其二分與前說自相矛盾其請野節注使什
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什一而自賦其一乃爲確耳
又謂貢法以十一爲常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
十畝爲十一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
二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羊然求

之諸經則無文計數則不合不可從

朱子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然諸說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故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謂也顧氏絳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于禹水土既平成則三

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
禹甸之昉昉原陞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
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何與蓋三代取民之異
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
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異也王制曰古者以罔尺
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時因時制宜
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周時土易
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其實

則一矣

鶴壽案三代受田多寡有言夏以五尺爲步殷以五尺六寸爲步周以六尺爲步一畝同長百

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
 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名異
 而實同此不可信或疑溝洫之制一成而不變今欲易
 五十而為七十百畝則必將移邱陔破墳墓是又不然
 蓋自公劉徹田為糧始制井田及周有天下小雅有兩
 我公田周頌有駿發爾私左傳于魯聞穀出不過籍于
 齊欲盡東其畝于鄭見廬井有伍于楚稱井衍沃國語
 于魯言井出稅禾秉芻在米于齊言陸阜陵墪井田疇
 均井田幾偏布矣然則溝洫之制自夏已然夏田五十
 殷田七十若未盡井則可若既盡井而欲更之豈不難
 乎曰無難也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為也其大者
 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為道路溝洫所通之水
 即以為備旱潦後世議之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
 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為溝洫者八尺而已一成之
 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
 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鵠也若更新為之
 猶畎田之法一尺之畎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
 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垆兩垆中間深廣二尺其
 平闊之鄉萬餘畝接整齊均一蠲月悉成古之遂徑豈
 有異乎設使限以五年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

田首之步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三旬而畢矣卽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成必也及功之俱成民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是棄地不
多而成功
無難也

以上所謂異外內者亦皆言其大略耳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人注亦引載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

近者勞遠者逸也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輕其稅者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劑致吐六遂下劑致吐四處公邑同于遂則亦下劑致吐此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謂諸侯無遠近之差者對畿內而言耳實則孟子對滕文公正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尚書費誓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自一鄉是國中亦家出一人也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野七家而出一人

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乎抑所謂近郊遠郊賈氏
欲取九等田分屬之故不言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
廡者鄭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廡取詩中
田有廡疆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
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田中作廡以便田事意
亦指廡在私田之內賈失鄭指而取趙岐廡井邑居各
二畝半之說以園廡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
滕文公以園廡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無涉則賈
又失趙指矣其實廡卽廡里任國中之地園卽場圃任
園地場人掌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乎是園廡亦在

六鄉內也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處公
邑而言無采地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檢經注無明
文以下劑致吐及七家一人之差攷之則采地之稅必
當又重于十二可推而知也

出賦之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下九等地九等地出

賦法經無文因其與六鄉俱在遠郊內故以意推之邦國之三鄉二鄉一鄉其次

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

則畿內之三等都鄙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十二

而其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竊疑三等都鄙亦當在內檢鄭

注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姑分之別為一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

公邑

二十

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及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

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則近郊遠郊皆有之勿泥

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其

次則畿內之近郊宅田士田賈田

十

其次則邦國之國

中

什一使自賦札作什一而稅一

其次則畿內之園廩

二十而一

最輕則國

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

鄭以圭田即士田士田在近郊則十一也王制圭田無征賈氏

以餘夫亦無征二說不同

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

而尋之則渙然無疑矣

鶴壽案十一田之正稅通于天下而言于近郊者稅田始于此

無他稅也遠郊田亦十一而關稅則二十分而取其三甸稍縣都田亦十一而山澤之稅則十分而取其二分

先生俱以爲賦非是

六鄉三劑致吐合正卒羨卒通率家二人半其常征所

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七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爲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云然但受田旣一概同于六遂之制竝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國中_之賦亦未必如畿內有三劑下劑之分亦當正羨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常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尚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注所引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是邦國郊外之賦耳不復

言其細別舉其多者言之與鄭駁異義及匠人注所謂
邦國言其略者正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注無文
亦可意推鶴壽案方承觀謂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
國中之什一亦什中之一鄭注因其實什一
之語欲與九一爲通率故云什一之一不知所謂通率
者當就稅法與役法言之國中稅輕而役多野外稅重
而役少二者相
通則適均耳

禮記坊記疏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
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也
許說甚是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
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

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

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此段總論千
里地方實數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
里一圻也明乎此可以得軍賦之大凡

載師鄭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
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
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
三百萬家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
同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蹠地二十八同小
都在內墾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

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
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其地爲溝洫不
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
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
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
甸地之外爲野

城術編卷六十三終